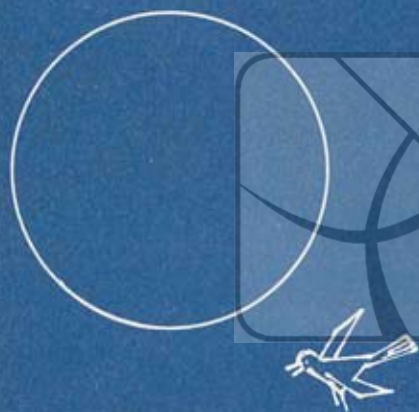


濤聲詩叢之三



山雀的早晨

端木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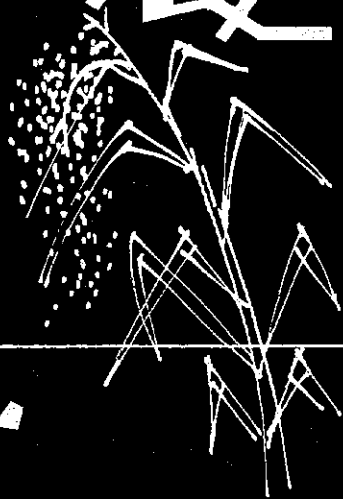
摸象出版社出版

詩叢之三



山雀的早晨

端木虹著



出版社出版

濤聲詩叢之三

山雀的早晨



端木虹著

摸象出版社出版

濤聲詩叢之三

山雀的早晨

端木虹著

目錄

△△△△△△△△△△△△△△△△△△

明天，我就把佳酿奉上 (代诗序)	● 1
细语般的希望	● 3
那河呜咽	● 6
山雀的早晨	● 9
铲泥机的话	● 13
我们齐声哭泣	● 16
月。杭思朗	● 22
阿里与霍曼	● 25
旋转厅上	● 28
理性的歌啸	● 30
游鱼和缪思	● 33
浓雾底下画圈圈	● 35
今夜的月好年青	● 36
晚会	● 37
呻吟语	● 38
望冢岗诗章	● 39
请不要吓唬我	● 40
鸽子和枯树	● 41
喜悦	● 43

响箭（外一章） ● 45

寂寞望夕阳 ● 48

迷离 ● 50

夕暮之歌 ●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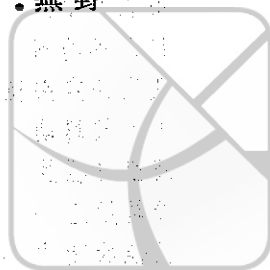
挑战 ● 53

松鼠的葬礼 ● 54

陇上的诗篇 ● 57

後記 ● 61

封面設計：燕野



明天，我就把佳釀奉上

(代詩序)

这不是一个盛会
这不是一个盛会
这是来到的缪斯使徒不多
这是来到的缪斯使徒不已属多多
在此的不可为而的飘冷年代
在文艺前途风霜飘冷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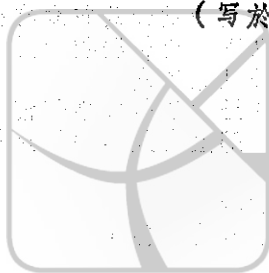
呵伙伴，我们似乎都已苍老
岁月蚕食着我们天真的血肉
时间是个大骗子的，但又是一个顽童
它在我们俊秀的颜面上雕镂丑痕
它让我们欢欣的中绽开花朵有欠美丽。
然而我们的臣民从不受无情骗徒的愚弄
缪斯的动听从坚琴不是犹在铿锵？
还有你们，那些满是华彩的芦笛

你不老的歌者
坚信吧我衷心的景仰，

你感人的语句是火炬
浓雾里我们不迷途
风霜里我们不冷
青春在华鬓，响雷在枯崖
那样的悲凉，又是那般的豪壮。

这是一个盛会
我们的世界中难道就此寥寥数人？
呵伙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文艺
只要还有青春，就请为它描上几道斑斓
只要唱生活的歌，不要闹文艺的玩笑
在时代的感召下我誓言尽力
明天，我就把佳酿奉上

(写於南文会聚餐之后)



細語般的希望

(一)

那是什麼聲音
像細雨又像遠遠的滾雷
總是在耳邊
又老像在眼光射去的前面
有時也像刁頑的小不点儿
它拉拉扯扯 扯扯拉拉
不走不行
我那窩藏着歡愉笑意的惱怒
那聲音知道

(二)

那是什麼聲音
像細雨 那樣的柔情
輕輕的吱吱喳喳
我立刻感受到赤道上春
春在蓬茂的紅紫葳里

春在孤标桃花心木上
那蹦跳快活的春鸟和它的鸟歌哩
那声音
常常一早就把我催起
这时刻我就诗兴如泉
我就要为更美好的前景赋诗
不赋诗我真不快活

(三)

那是什么声音
像细雨总是这关情
它总不觉得厌倦
我心绪常被搅得糊涂
我好不安宁但总是欣喜
那轻声的吱吱喳喳
老在预赞着花边美好的时辰——
我将在那儿的得意
我将在那边的舞蹈翩翩

我因此诗兴如泉涌
我不能不写诗！

(四)

那是什麼聲音
像耳畔的絮語
春風得意的早晨
它就來輕輕敲我的耳鼓
它每次來輕輕敲
我心头就會微微悸動
我的眼就會閃光
帶着窩藏喜悅的質疑
我朝遠遠的前面遙望
那里那里？
那寒士俱歡顏的人間世界
那里那里？
那迎迓我的奔赴的夢土
那聲音
綿綿不間歇
在春風飄拂的晨里
在醉人的晚風里
在它不叫人安寧
總是細語般的關懷
我生活里有了喜悅的不耐煩
我因此詩興如泉涌
我真不能不寫詩
你呀——
那細語般的希望……。

(七六年一月十二日)

那河嗚咽

日凭着我比我只还桥车钻各这这同它这

安藉天是起那我就缘有的如动各是是情是世

着我那更轻是你那两流的为一一一与生界

历拱都样重身不愿胜弱类同杂忙患安泥人

史形从轻的如愿负重跳为的奋碌上在淖类

的的你盈卡燕意负跳忙生活的健那里偶忙

河的心车的荷脉奔活世界的忘里然私利

脏丝着的悲情清楚感受。

过不敢算什么

踏毫力算不得什么

喘式苟的世界的光卵石

没有闲情虚掷感情
你遭受冷落
不为人类注目关切的悲哀
势所必然
我是来自不出息群里的悠闲汉
我们的落寞凑巧相同
每天打你脏脏经过
我无神眼采就与你的心眼不期然交投
我默默致意呵——
日安 历史的河

今天港浅水急
大舫在睡懒觉
没有一隻有卖力的机会
投闲置散的苦力们在凉荫下玩棋

有人暂忘米缸里的悲哀
有人根本笑声如哭
没有其他门径
彼此只好互相啃噬
玩几毫子的牌，或作掷银子的游戏。

那河呜咽
他不自禁缅怀既往

五世纪前的荣光
那是一条发光的练带
在亚细亚之南
在那飘扬着光辉旗帜的商船舰隻
恣意弋游。
他也没有忘怀
河岸碎石路上民族英雄沉重的踱步
苦思着如何把圣城解放
那河
何曾有过如此黯淡的时光

那河呜咽
那河悵悵
那乌紫浊流 好没生气
似梦似烟的往事片断 谁人复记
那数百年来盛的盛事荣兴
难道只能换得我这百般无聊者
一刹那无声的致意？
呵！日安！
历史的河.....。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田泽畔)

山雀的早晨

(一)

云天苍苍
稻穗黄黄
早晨的风
泥鳅的早晨

山风在絮刮
田野在萧瑟
垂头在的禾
暗怨不来收割的稻农

泥鳅在禾根下窜跃
山雀从一片黑网中
这像一片云唧唧
唧鸟恣意的的
山鸟得意叫

忽上旋 忽低 窸窣
啄啄 黄金 颗
闲歇 黄金 树
这是 贫农 阴 鬱 的 晨
这是 山雀 的 早 晨

稻禾在抖瑟
稻禾在哭泣
洪患里劫后余生
景象历历在目
稻农不是无情汉
那天他们在雨里哆嗦颤抖
他们泡在油流间
刮腐枝去渣滓
他们满脸忧情却没有抱怨。

稻禾在哭泣
稻禾在山鸟笑声中念稻农
他们不是无情汉
他们那里去了？

(二)

稻农老奥士曼

水患里他照顾苦难的稻禾
想起家人瘦黄的脸
他愿意把老命同敌人搏斗
病魔不动声息在钉梢
愁苦的奥士曼如今倒躺在破席上
他不说话也不睁眼
瘦癯老伴在枯守侍汤。

几个儿女都去了学堂
他们的晨餐没有麵包
在上学的路道上
也惦挂熟垂的稻禾
他们的年岁都不大
他们都晓得为父母分忧

奥士曼的老伴眼里长噙泪滴
贫困不幸老是盘据不走
早晨送出儿女一脸青瘦
丈夫呻吟声里又忆阵亡的大儿郎
田里稻禾同贫农一样
从来没有了机会好好生长
洪山鸟啄食贫农血汗的禾谷

同时扯碎慈母寸寸柔肠

忌辰里一定要用新谷祭亡魂
贫农夫妇不会忘却这个断肠日
尽管他们心如汤煮
明天无论如何要下禾场

(三)

云天苍苍
稻穗黄黄
早晨的风
山雀的早晨

山风在絮刮
田野在萧瑟
垂头的稻禾
暗怨不来收割的稻农

(稿於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禾田畔)

鏟泥機的話

吼吼吼吼吼吼吼……
啐剥沙沙沙沙蓬
看我摧枯拉朽
看我把那群群頑固虯蟠
卫护着古老没落拥缠着现状的欣喜
捍卫着阴翳荒凉庇护着蛇蝎横行的卫士们
叫他们一个个躺下
一棵棵连根扎起
这是时代的呼声
吼吼吼吼吼吼吼……
你们毋须太息我根本就不同情
你们毋须诉说我不愿听你从前的太多
在时代的风向上自己献出
除了把腐朽的自抉择
就没有其它的吼吼吼……
瞧我精力饱满
瞧我改革性的破坏

胃口是填不满的湖
 一椽又一椽一片又一片
 瞧这光朗朗的这一片广阔
 我捧走一切不过顷间的着力
 你们圣逊不在那里？
 你们赫赫致利在那里？
 你们吼吼吼吼.....

人们虔诚的呼吸萧瑟的园林田野
 苦难的我的向你面貌洗荡
 尽神迎迓主吹贫根、泥泞
 受供奉造物风们盘根、泥泞
 乡用开怀抱造之你们盘根、泥泞
 穷请张我会希望把你们盘根、泥泞
 我把莎尔再有脚车锄伤吼吼
 小莎会再你里再吼吼吼吼
 不干扰暮会再吼吼吼吼
 昏不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聪明人要老平的楼
 不在铲树高
 把光朗圣洁
 我留通都大邑
 在洁地方

我已经厌烦。

让我去阴翳的园丘吧
让我去到何其凄清的菜园世界
我要看到小姆都泪光里的欢笑
我要看小兰病容里欣喜的泪光
他们都太寂寞
他们都是幸福门外的哀黎

不要把我当作禁脔
伟大的聪明人
让不幸的一群分享区区荣耀吧
那人类的智慧
那人类的怜悯与善良
吼吼吼吼吼吼.....

(15-12-1975)

我們齊聲哭泣

悼首相敦拉薩

(一)

天陰霾 天恍惚 悲
風葉不舞 萬物潛
冷靜的悲哀 處處
每個角落都出現 同樣
疑惑的眼光 茫然的
接受了土地 偉大
在霧乡的羽化
呵！首相！ 你
在最劣的局勢前 屹立
在病魔面前 你却
舉國哀恸 八億人
那悲何異 人口的
冰天徹寒 哀啣
你偉大 的英
安！ 息！

(二)

那 不 为 人 置 信 的 噩 耗 劈 空 传 来
 万 民 不 由 得 哭 泣 一 颗 慧 星 的 殒 落 激 起 都
 五 湖 四 海 史 上 的 一 粹 然 的 噩 耗 的 连 道 路
 刚 刻 又 人 类 何 险 就 民 艰 难 走 ！ 福 道 路
 此 寰 宇 幸 伊 始 人 是 的 继 为 走 完 的 路 你 将
 方 庆 年 世 后 伟 大 来 会 要 天 欣 的 灵 安 息
 新 全 此 你 要 他 们 在 你 伟 大 安 息
 安 息 ！ 安 息 ！

(四)

呵 首 相 你 遗 容 你 生 平
 人 民 瞻 你 录 缅 你 生 平
 读 你 语 录 缅 你 生 平

力量 为 愤 悲 化 要 且 而 悲 感 独
 平 和 温 尽 颜 欢 露 少 漠 冷 你
 外 以 爱 爱 类 的 人 的 界 你
 洋 之 印 赤 亦 人 类 全 世 爱
 滨 度 洋 印 大 西 洋 岸 国 海 中
 ？ 金 不 够 说 明 你 的 丰 功 伟 绩
 亚 不 结 盟 印 度 政 策 你 中 立 化
 为 你 的 赢 得 叫 人 骄 傲 的 声 名
 国 的 团 结 巨 人 而 尽 力
 亲 晤 和 平 秩 序 而 尽 力
 这 个 骄 傲 属 于 千 万 人 民
 也 属 于 千 万 人 民
 旗 帜 蓝 天 下 飘 扬 得 更 劲 猛
 上 史 上 怎 么 一 回 事
 你 们 知 道 的 英 灵 哟 ！

安息！安息！

(五)

戴名敬
声敬人
得崇划
赢的师策
家民计的
国万设展
为得的发乡
你赢立家穷
相外你独国自
首国内是来要
呵在国你你你
困用有魄不杰
坚姑遗任出伟
息安

放平等
解经济
锁会
协的社
的五年计
从贫促
的五年计
华卓
不畏艰辛
业赞叹
更多完
更有哟
还魂！
棒英息
相接的大！

(六)

天阴霾 天恍惚
风叶不舞 万物潜悲
凝注你脸上 饱经沧桑的皱纹
你为国为民的胸襟
我们都一齐声哭泣
呵首相！描绘的悲愁心境下
在我愿意重复拜伦的诗句：
「你仿佛天上掠过的星星
在沉落的时候最为光明。」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
晚惊闻首相病逝时作)

月。杭思朗

1

蟾蜍、桂树
后羿的嫦娥、伐树的吴刚
广寒宫，呵！多么美妙
拜月节——山地民族的膜拜的步伐
晒月——亚非利加的痴迷
美极了，比月表更美的
月诗、月传说、月神秘、月……

阿波罗——11

「干得蛮好，」这是什么话？
月，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难道数亿美元就能买通
反了，何方妖道
扰乱真理世界的清规
该当何罪，而
世人竟有以驱天狗破桶助兴者
——呜呼！

尸骸哭泣了，
与尸骸为伍的人哭泣了
死抱尸骸用以钻营者哭泣了
「鹰」（注一）
好饿，好狠的鹰
仅有的尸骸也不放过吗？
「坑尸人」（注二）
你那一脚，那一脚，好毒的一脚
六亿观众以外
尸骸的信徒已见到你
「恶贯满盈」的回光

2

杭思朗：不理睬「群魔乱舞」
不理睬「无谓的浪费」
不理睬「什么什么餓殍」
这里嗅不到越南的「瓦斯」
……个人的一小步
人类的大跃进……
休斯顿（注三）
月诗月传说月神秘
统在我脚下
呵，不要理会诅咒

那是地球以外的一页历史
啊！我触及历史了
多美妙
袋鼠的步伐
四份之一吋深的脚印
替我数数看
加上二三十万哩
这一脚的功力

3

标准时间二时五十六分
广寒宫开始了它的有名无实
它留给四十亿人口的地球以怅然
以支离破碎的形象
它已经「疮痍满目」
但是地球呢？
她更多的「陷口」，更深的罪恶
那裹以大气层的真正面目
杭思朗心里自然清楚
六亿观众（或且更多）
你们清楚吗？

- (一) 「魔」为登月艇名称 (二) 指杭思朗
(三) 太空中心

阿里與霍曼

(一) 柴利的黎明

你这个西亚非利加
从前并不叫柴利
如果不是来了两位黑人
这里很少人知道你的存在。

用部落民族传统步伐
你的人民在跳着什么名字的舞呀？
那溶汇原始野性的狂情
嘶喊狂叫是为那无上的荣耀吗？
还有雷鸣战鼓好像万马千军
如果一世纪前那样的黎明
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在厮杀。

(二) 像蝴蝶一樣的飛舞

在榮譽的海洋升沉

你呀阿里，谁在给你召唤
是皇冠 是聪明人骇人的心眼
你从北亚美利加
像一隻公牛 你说是蝴蝶
来到西阿非利加
在薄雾轻飘的晨
作古欧洲式的决斗

你像蝴蝶一样的飞舞？
你像蜜蜂一样的螫刺？
是那般诗情画意吗？
呵！我只感到窒息。
荣誉的决斗 是如此惨烈
重手为自己改写历史
你终被誉「奋斗的象征」。

(三) 巨人的崩倒

不久前崛起的巨无霸
霍曼，你像流星
在荣誉的夜空 一溜而逝

巨人的崩倒
这声音谁都听到

但是最痛苦的声音
只有霍曼自己听到

荣耀的葬礼在柴利的黎明举行
霍曼不知身置何处
英雄不在苦痛中叫喊
那样的悲哀谁都清楚感受

(三) 寄語

比赛并不代表一切
拳击以外有更美好的东西
年青人的豪情呀，
要转注向生活，转注向乡园
当建设号角响彻云霄
奔赴吧！朝着那个声音
朝向真正的荣誉……。

(1974 年观拳赛后有感而作)

旋轉廳上

我們生活平地上，
我們是粗糙的人，
我們的腦筋只在盤想，
怎样才能過一個像樣的日子。

頭頂上有無數的「巧奪天工」，
頭頂上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
我們從不敢想望，
我們的腦筋只作平板的盤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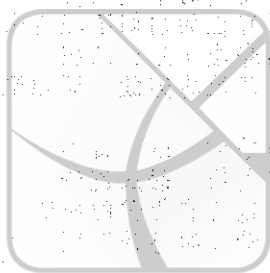
生活里竟有很別致的玩笑，
粗人也有上頭頂去的時候，
一個騰雲駕霧，
旋轉廳上出現了我們的影子。

旋轉廳以年速千哩自轉，
它是沒有軌道的都門衛星，
流觀塵寰我們忘了粗糙，
一壺咖啡大家痛敘離情。

一个梦的解剖
一个希望的解剖
灰缸烟烬半满
我们看到不同角度的不同景致。

杀一个周末，杀一个炎炎午后
在旋转厅，在防热舱
无视冷眼，把心剜出
我们许愿——那一天，
创造一个更别致的玩笑。

(稿於一九六九年)



理性的歌嘯

你雄浑激荡的波流
叫嚣在土地的胸廓
你不羁的呼喊
在地心酿蓄着，冲击着，
是豪放的歌嘯，疯狂的怒吼吗？
呵，听哟！你们听。

你怒涛的雷鸣 象征着
理性精魂至上荣旭
不在狭隘边角，死濶无波
苍鹰黑鸢的不羁横空
要叫野性的朗阔不埋在鬱鬱园林
原始奔流，穿山越壑
要叫野性的奔放，泻往辽阔自由

风的呼器 浪涛雷鸣
苍穹电闪 岩底流沙
呵，这所有粗犷的交响
令人动容的警辟歌嘯

是理性精魂在欢欣鼓舞

理性存留每一角
当理性潮浪被掀起
风暴就会袭来 还有闪电
一切腐枝败叶 鄙劣渣滓就被席卷
风沙扬颺之时
无一物能确保其固蒂长存
铁血英雄也不保随甲同葬。

呵，你无可抗拒的精灵
你至上的批判
你在微尘毫粒，你在炽热血躯
你不朽，你与宇宙同存

你凛然的征服者 真理之神
你叫维护正义的囚犯
在严刑酷械下 淌那最后一滴血
你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如何倔强地容忍摧残。
伯夷 叔齐不食周禄
荆轲 易水待命 鞍上誓歆
苏格拉底在牢狱里
毅然吞下殉命的鸩。

你叫勇敢的盗火者
无视高加索峰猥鹰的命运。

呵！一切是那么凜然
惊天地而泣鬼神
听哟，你们聆听！
这理性的鸣响 这理性的歌啸

(旧作重修 30-10-75)



游魚和繆思

致孟沙 獻傑倫

那不是一個好天時
在不老青山腳下
我同崢嶸亂石 相對無語
我頭頂上有不像白練的瀑布
它們在吵嚷 像有千年鬱悶
它們在傾注 沒有什麼人去攔阻
我無意做哲人的沉思
但我不理會它們

我俊朗的友伴哟
什麼叫我把它們憶起？
我不知道。
此刻在山腳附近一個溪澗
一群俏小僂游的銀魚
在明鏡般的天地里縱躍
我望着它們 立刻想起希望
那個我逼切去攫取的東西

朋友呵！你們都各有所獲

而我仍在留心着卑微
而又那么困扰人心的事物
我期待它，心绪好烦乱
这一群游着的银鱼
我仅需一只
那是最大的愿望。天晓得
我将如何把它供养在生命厅室里
它的俏美灵活会令一切黯然。
但是我没成功，那只是心愿
我屡屡尝试攫取，老是徒然
明澈被搅污，它们瞬间不见
我好烦乱 我的耐心更沉不住气了

友伴哟！那样不惬意的时日
缪斯曾经过访她看到
黯哑的竖琴在瑟缩
她很忧伤，她去寻访爱歌唱的云雀去了
我暂时不留她
我只留心那迫切而又扰人的希望。

1975年9月

濃霧底下畫圈圈

天始濛濛亮
霧挽來 罩滿清晨
不是仙紗也不是天網
它是那樣轻盈 并且帶來寒意

我清楚看到高松下邊的旷地
許多人在做健身操
也有人在做着畫圈圈的遊戲
他們都是那樣疼愛着生命

人們把自己圈在一個特定的圓框里
也即時圈進所喜歡的一切東西
什麼不配圈入只憑一個意念
此後他們就密切關注別人畫圈圈

太陽還未露出莊嚴的紅臉
陰郁的霧仍然抓緊清晨
人們繼續在做着健身操
造好圓圈的人們開始面對對峙的局面

(七六年八月六日)

今夜的月好年青

今晚的月好年青
在襁褓时期我就觉得是这样
妳到底年青过多少回

我是一个老在忙碌中打滚的人
在襁褓时期妳看到的那颗冲天志
我慈亲的泪眼祝福
它已经消逝无踪
呵！年青的月
我是空怀信念降临到人间

我是一个老在忙碌中打滚的人
在尘网里我庸庸干活
我并且用泪眼祝福襁褓中的幼孩
一个接着一个
我是那样没有时间看妳
妳老是那样年青
但是请勿嘲笑我儿怀里的冲天志

(七六年八月六日)

晚 會

宇宙间有这一个时代
这不可思议的辉煌胜景
听，欢乐的精灵在狂歌跃跳：
不羁的呼声响彻行云

去吧！去恭迎这狂热的盛会
去吧！把燃烧的火焰带在胸中
火焰喷出闪耀动人的光点
光点里有智慧女神欢乐的热泪

一切需要闪耀的——闪耀吧！
一切需要狂歌颂扬的——颂扬吧！
让悲恻呻吟给这胜景赶走
这里需要雄浑活力，青春与创造

去听欢乐的精灵们
不羁的狂歌跃跳呵：
你不要忧戚，懦弱，在暗罅里埋沉。

呻吟語

不！不！突奇的事迹总该有个限度
你不能堵塞个人耳官
蒙蔽一切，叫生灵沦入你的圈套
摆布由你——复将事物
本末倒置阴阳乱捣
宇宙间一切随你，
复令狡猾狐狸颂赞乌鸦之歌

你本该遵循定律按次渐近
维护正义把真理宣扬
无如你没独立灵性浩然正气
伪以掩真，让一切蒙蔽
你以一个驯服性灵叫人震慑屏息
你一跃起来却不肖叛逆
你违背真理不山炫宇宙的单宠
一手堵塞上火，说万姓归附
你不！不！突奇的事迹总该有个限度

望家崗詩章

你是寂寞的山
你是平和的崗
你沐浴朝陽里
你沉睡黑霧里

外邊動靜你全不理會
外邊的繁榮你都分享
坐收漁利者呵
你的名字是這里的子民

經歷漫長的世紀
你的歷史是一頁空白
來的去了，去的來了
你仍是你——寂寞的山崗

什麼時候你竟有了名字
只為來了狂妄、嘲笑死亡的狂徒。

請不要吓唬我

时间表是我的主宰
我在时间表里干活
如果有一天它不生效用
我就欢欣欲狂
我也找着自己

我是一个比机器更机器者
温饱、责任是我的主宰
如果有一天我获得释放
天呀、闷鬱将整碎望冢山

推磨的驴惊骇於坊外世界
春的叫响，鸟的鸣嚶
如果有一天……「幸福」将现场
呵！请不要吓唬我，那不可能

(稿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六日)

鴿子和枯樹

綠野無垠，山風在回旋，哧笑
灰雲壓得低低，群羊在哧叫
白鴿，一株枯樹的長年至交
她回來了，打一個回旋
就在它上面，親密聯繫。

她卸下「麥穗」
拂理仆仆風塵中的散亂
枯樹說：

「好人，麥穗是人間的和平
你還閒情逸致，卸下為自己？」

「只得這樣！」鴿子帶着悶鬱
她搖頭又擺尾。

枯樹皺了臉，佝僂着腰，顫巍巍：

「外邊什麼事不如意？人類如何了？」

「很紛擾，人類世界越來越難善了。」

「你到處遨遊，帶去麥穗

和平之神可有找到？」

灰雲壓得更低，一陣急旋風

哗笑中带着狞笑
颤危的枯树险遭栽倒，它沮丧说：
「到处一样的凶险，我这里也不能立足了！」
鸽子迎受风的狞笑
承受低压的灰云，陪着老朽的树
忧伤但沉毅，她说——
「我们只是失望，但并不意味绝望。」
周遭再是凶险，打击力量再大
你也许就要先倒下去，只因你已枯朽……」
「阴鬱的日子必须镇静
亲人，我将遨游不息
种子抽芽时节
即是普天同庆之期。
我将含笑来归，伴你心魂
永远酣眠，永远安息……。」
一股凜然，山风惊得到向山后
灰云被撒散，远远遁去
羊群，平和地在咩叫……

1972 年

喜 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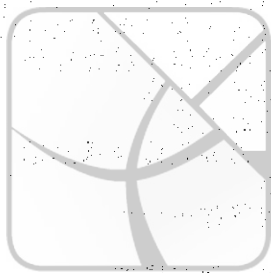
喜悦，来自无方
喜悦，那无可言喻的，倾世间所有
一齐袭来，袭向困蹇之窝
我探头张望，揉枯眼，
喜悦袭来，那样不征询人意，
心鼓已清楚敲打
我感震惊，仍是迷惘

幸福。喜悦
我陌生于这字眼
当倾斜六十六度半的地轴，规律于它的自转
规矩于它的轨道，作无休止运行的日子里
我是生活在精神的荒漠、精神冷窖
承受着无能逆料的苦寒
我是幸福门外的哀黎
无爱的食粮，无喜悦的和风摩挲
我麻木於长年
心鼓从未清楚敲打……

那夜，星陨落，陨石降落

一粒亮而黑的珠子，它降下荒漠
是希望，那是失落的憧憬
呵——那明亮的，心灵之窗，
它温馨我，耀亮暗澹生命中的我，
震惊、徬徨——噢！我心我心……。

1968年



响箭（外一章）

觀西劇后 ROBIN HOOD 有感而作

当严重局势已显露危机
人们情绪已膨涨到饱满
一切感触都意味着无望
无机顽石即将软化的时候……

你且聆听哟！人们
一个来自天外的救星
一道闪着救世祖灵光的响箭
在即将爆炸的场面中掠过
於是所有一切转危为妥
所有一切从死亡喧叫声中归静寂。

这时代不渴望桂冠英雄
不再希罕行侠济世的剑客
只渴求一支批判现实
援救狂澜即倒的响箭

你且聆听哟！人们
谁不惜冲动平和情感

昏迷神智搅起局势紧张
燃起无情烽火
将依样发现一支
飞掠自历史空间
来自饱经惨痛教训的国度
带来风暴与毁灭讯号的响箭。

致馬阿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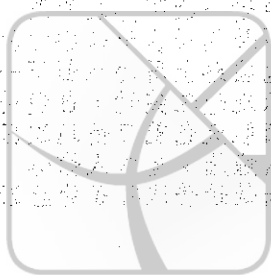
是机缘配上意外的牵动
你平凡淡素的影儿嵌上我的心底
我狂妄的诗句常令你错爱
一如你的班顿令我低徊不已。

我们都是世间年青的过客
不顾忌一切失败即使突然死亡
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我们品赏文学
也狂欢在青春火焰激腾的晚宴

生长在同一国土里
我们已是大家族里的兄弟
你肩负两族文化交流重责
我狂妄尝试打破种族藩篱

班顿中常含许多不可磨灭的真理
现实中也洋溢着土地儿女的青春与热爱。

注：马阿罗是位马来弟兄，精通华文，与笔者
同执教於淡冰培智学校。



寂寞望夕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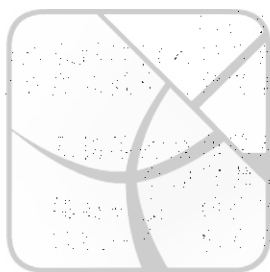
寂寞，我望夕陽
远山近树，还有周围的野草
在我心头投以苍凉
在我心头置下烦乱
我本不愿理会它们；
只顾翻查记忆之箱，
趁寂寞的时候，
偷窥一下未来有着怎样的光景
但苍凉之感叫我心灰
烦乱叫我一时不能自己。

我走过一段不算短的路
经历着忧鬱多于兴奋的岁月
虽也在路上用心血创下一点美景
也乐观地狂笑过，自我满足过
但阴霾天色就习惯地迫压下来
叫人尴尬，也叫人惊悸
我老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寂寞，我望夕阳
我知道在夕阳下不能期盼些什么
它很快就会消失。
来不及等待宁静来到你心窝。

我只是寂寞，我不想气馁
青春仍伴着我的时候
丑陋的前路，
四面八方的阻力
瞧吧，黄昏以前
我奔赴另一个征程
以智慧，以无比坚强的信念

1971年（诞辰日作）



迷 離

有轰雷似的声响
有滚沙似的溜泻
有河水泛滥似的汹涌
有趾蹼的轻盈利落

新奇的，旧褻的
美丽的，拙陋的
迎合时代的，落伍的
繁复的，单纯的……
形形色式，令人难以描绘
一群群，一夥夥
像一股潮流。
高低攒动的人流车辆是波浪
各式各样的声响是波浪的歌唱

在不显著的尘埃氛围里
在喧闹的声响中
匆匆而去的，是一群群
急急而来的，是一夥夥

分不清那些是善洁
分不清那些是丑恶
一切是迷迷离离
一切是混乱不安的缩影
这里是大时代的
这里也是逃离人生的历程！



夕暮之歌

纵有「鬼斧神功」超特技艺
也未能尽录你辉煌灿烂光泻
把绚美用笔尖在锦纶流域
呵！由自然的灵秀的境域
蒐集万象的艳美
造仙境外的一座乌托邦
显现在将沦黑夜的天间
多姿，又那般娇美

你何其短促的生命
只一瞬即将埋没
呵！你自然灵秀的境域
逝了！逝了！消失在燕的剪尾
没了！没了！沉没在暗澹的海波

1960 年

挑 戰

当尊严遭受侮
当所有共同利益遭到损害
意志面临考验
勇气面临施发的时候

即使环境恶劣的程度
够令人惊骇
更要毫不犹豫地
高擎奋斗的旗帜
高举一双歼灭万恶力量的手
迎向疯狂的来侵者

为正义发出了挑战
而后在挑战中不幸死亡
当所有损失都不得以匡复弥补
便是真的儿子须留给勇敢的卫护者
神圣的荣誉终须留给勇敢的卫护者
这除了内奸外善的卫道者外

1970 年

松鼠的葬禮

明 晴 子 日
 份 雨 飘 香
 季 部 大 槌
 份 飘 也 天
 雨 风 的 时
 姐 伴 的 蜜
 迺 白 结 有
 挂 赧 翻 刁
 着 差 叶 即
 果 是 小
 实 坐 闪
 的 着 它
 树 真 又
 的 像 静
 的 侯 树
 的 枝 蹦
 的 跳 这
 的 些 庄
 的 严 它
 的 向 你
 的 不 但
 的 是 你
 的 还 那
 的 傲 那

虽然清高可也胆怯
 它没别的美望据为己有
 只图丰的果实叫人咋舌
 它坏了天赋却不允许下坠的完果
 它们向来就由剥与私慾
 这无远年过到今日工业文明
 从乡农就这样擦着被啃食的水果
 人在千个怒焰飘香季绵绵不息
 在然而那傲岸清高以及损坏
 仍然高高在那股清灵洒脱
 并且总下界的人们抬望眼仰天长啸
 无它告诉还是只配得天分得意沾有唾液的禁果
 你其实这带后边溢静的园林
 其间茅舍同样在树顶头不经演
 我闹个不知当坏蛋打下的意
 一把它惊人的砰响

吓得高贵的一伙四散逃亡
那不幸掉到地上的
就在当天深夜里
被自己啗食半边的禁果
坠压在泥地上 周身满是窟窿……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日)



隴上的詩篇

(一) 靜寂的農莊

四圍山色已朦朧
 黃昏星在天角閃爍
 暮靄下依炊烟已
 農家上頭覆蓋着一
 片靜寂無聲...

食谷鳥只在晨間
 白鷺暫別田隱入
 飽食羊群的清溪
 乏餓牛沿着地拖
 着懶步。

田野處處篝火
 吹禾笛的下村
 不飽的稻一衣
 空油燈下絮說
 了他們的歡場
 絮說莊稼...

.....

(二) 驅鳥

這是一個冷風狂拂的晨
山雀比什麼人都起得早
它們像打家劫舍的賊夥
呼嘯一聲就是雨點向禾間洒落

這是它們的黃金時刻
在稻田呈空以前必須多啄几口
稻農很快的就要醒來
村童尖揚的叫聲它們一樣胆怯

「丁冬丁冬」「丁冬丁冬」
稻草人在呼嘯的野風下守望
這是什麼年頭？這個過時的玩意
飽食的山雀曉得這個蠢笨的騙局

「鳴——喂——」「啞——啞——」
突然這樣的尖嚷起自田阡
清澈的呼聲此起彼伏
划破冷寂空間淹沒了山鳥的欢笑

「鳴——嘿——」「啞——喂——」
禾田处处人头攒动
「匡唧唧！匡唧唧！」配合着桶罐敲打

山雀奔窜得异常迅猛
它们转向无人地带洒落

农家孩子们叫声昂扬
他们要同顽强贪婪的山鸟比拼
山雀没有食物不能生长
无论如何它要同贫农周旋

它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
村童的叫声已经逐渐嘶哑
山雀可以恣意偷袭禾谷，
但是还在提防人类愤怒沉默的火焰……。
.....。

(三) 打穀

历尽了多少辛苦
夜里捱了多少场噩梦
纳够了山雀的粮
现在是感叹收成的时节

黄褐的禾稻歪倒狼藉田野
没有人要坐误收割的季节
尽管收成不比从前

全家老少都要总动员
辟拍！辟拍！辟拍！（全口旁）

早打谷，晚打谷
一束束稻禾从田间割下
一束束稻禾打进木盆里

汗粒谷粒都打了进去
木盆的谷粒送进谷仓
空大的仓房未能满实
今年三分一积谷 三分二堆满辛酸……………。

（稿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一日田泽畔）



後 記

我读过好多好多的诗篇，也写了不少的诗。如今，我却深深体会到，要写好一首诗，是愈来愈困难，不像过去所想像的那么轻松容易了。

长久以来，“诗”是最具争论性的文学创作形式之一。文学界不断的为着“一首怎样的诗才算是好诗”争辩不休，也下着各种界说，提出许多的警惕，理论著作更是多似汗牛充栋，这些我们在读过之后，好多时候是得不到明确指引，反而被导至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中去，起先还清醒，后来却糊涂和迷惘了。——基於此，我有时竟自怀疑自己的诗是诗，更多时候我在震惊于自己的胆大妄为，不自量力地在诗歌领域里，招摇过市了一段不算短的岁月。

我确确实实是个未具“诗骨”，没有写诗潜质的诗作者。我的作品粗糙而拙劣。长久以来，我所以热爱它，坚持这份情感，主要还是它为我的心弦，拨唱了许多生活之歌。这些生活的歌纵然笨拙没有华采，但总是生命历程里，对这个时代社会抒发了个人不同程度的感受。我向来就不愿意为我的诗创造太多的意象，进行太多的粉饰，我是认为在需要写诗，感情需要宣泄时我就写诗了。

“山雀的早晨”既是一部份量质素都欠理想的诗集，我勇于将之付梓，最主要的还是想听取写作界朋友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批评，以便改进自己的诗歌创作技巧。另

一个原因，大抵是自己写了许多年的诗，这些学习过程中的劳绩，弃之不忍。现“涛声诗社”成立，友好们不计拙劣，坚持非将之纳入诗丛不可，这样，它便欣逢“时来风送滕王阁”的佳运而参与盛会面世了。

这本诗集得以面世，我愿向下列诸友好表示我的谢意与敬意：“读者文艺”版编者钟夏田君的爱护有加，给予本诗集中多篇诗作发表的机会，芜野兄的封面设计，孟沙、杰伦兄的安排出版事宜。“涛声诗社”给予此书出版的机会。

端木虹

——识於马六甲田泽畔七七年五月廿四日

